陸子餘集

五之六

漢書門 類
一〇四三三 號
七五 函
一二 架
四 冊

一〇四三三
三一七
二四

内閣文庫		
番號	漢10433	
冊數	4(3)	
函號	317	11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陸子餘集卷第五

奏疏

處置邊防疏
法　祖宗復舊制以端治本疏
去積弊以振作人材疏
劾太監閻洪疏
陳馬房事宜疏
舉遺賢以裨化理疏
乞霽　天威以明大獄疏
劾張桂諸臣疏

淺草文庫

乞致仕疏

陸子餘集卷第五

處置邊防疏

臣聞設險守國經世之要務有備無患保邦之遠圖古之有國家者未始不以城郭溝池爲固其在邊疆所繫尤重不可一日鈌焉者也

臣切見我　朝西北邊防處置可謂周密然日久弊生不無少弛且如陜西西河套本吾内境　國初設東勝衛於此以控扼其地其後廢而不守遂使河套之險棄爲虜巢每歲秋冬虜輒屯聚其間爲我邊患其寧夏地方花

馬池至靈州一帶地勢平衍城堡稀疎邊墻低
薄易於掏空壕塹狹淺可越而過虜每擁衆從
此而入肆爲殺掠我軍無險可據分而備之則
患人力之單微聚而不罷則憂饋餉之難繼使
一方騷然八郡困敝職此之由往時建議者每
欲舉張仁愿築受降城故事復守東勝但河爲
固連接寧夏大同二鎮以爲聲援是誠上策顧
事體重大未敢輕議爲今之計惟有將前項邊
墻幇築高厚壕塹挑濬深闊外以禦虜寇内以
衛耕牧最爲急務正德初年該陝西總制都御

史楊一清條陳邊務要將延綏定邊營迤東石
澇池至寧夏横城三百里内邊墻幇築已經兵
部　題覆　准行興工築墻約計四十里會本
官去任其功未竟繼之者畏事避嫌莫肯任此
因循至今邊患日甚陝西地方益加凋敝將來
之憂恐不止如今日而已幸遇　陛下天縱神
武方勵精圖治修舉舊章邊防重事所宜及時
經理况陝西自今年六月之捷虜人創艾未暇
深入爲寇地方稍寧正可有爲之日夫難得易
失者時也此際不爲後欲爲之恐愈難矣議者

多言邊塞之地風沙飄擊版築之功難成易壞然自正德初迄今二十餘年前項邊墻四十里者猶屹然如故則斯言之不足信亦明矣夫與事立功要以實心爲之能極堅完自堪耐久若如當時原議築墻濬壕高廣深闊皆踰二丈有敵臺以便守禦有暖鋪以便巡警有小堡以相協助有墩臺以備瞭望處置精詳形勢雄壯選調勁兵分布要害虜人畏憚自然不敢侵逼其欲來送死仍前塡壕穵墻我軍乘高矢石交下彼之人馬損傷必多虜進不得攻退無所掠其

勢必至奔潰因而乘之蔑不勝矣爲今日守邊固圉之計莫先於此臣嘗詢訪西人僉以爲便且謂有五利焉蓋憑高視下以逸待勞士有全力以制虜敝一也畜牧在野得免驅掠歲益孳生邊民富實二也今邊境乏馬墻成則步卒可守量省騎兵減芻秣之繁免追陪之累三也寧夏地方大小鹽池歲課常患不充緣守臣以虜冦不時侵軼擄取則恐惹事而有咎招商又多畏憚而不來墻成則得以時撈取商賈流通鹽課充羡軍用益饒四也廣開屯田安意耕穫歲

收子粒以佐軍與漸省轉輸用寛内郡之力五
也議者不察此顧以勞人費財爲言曾不思陜
西諸郡遞年供給邊餉飛芻輓粟千里不絶勞
費何可勝言一遇虜賊入套聲息稍緊邊臣
奏開鹽引及動支官帑銀兩輒數十萬今築墻
止三百里先年原擬人夫口糧等用止該銀十
六萬兩有奇又加以别項雜用總計不過二十
萬耳墻成之後使虜不敢入套邊方無騷擾之
患内地有休息之期計每歲所省視築墻之費
何止數倍所謂一勞久逸暫費永寧較其利害

多寡亦灼然易見但恐邊臣偷安過於畏愼自
生疑阻是在　聖心獨斷委任責成然後流言
不行人肯任事耳如蒙　皇上俯察愚臣之言
乞　敕兵部查照先年　題覆事理及臣僚中
有建言及此者叅詳議處以　聞敕陜西提督
邊務大臣會同彼處廵撫都御史親詣前項地
方相度整理其所用銀兩於太倉動支一二十
萬如果不敷或量開鹽引或支陜西布政司無
礙官銀接濟選委布按二司及分守守備等官
分董其役務令十分堅固不許苟且塞責春夏

興工秋冬輟役一二年間可畢其事如此則邊防永固虜寇斂戢俟數年之後我之財力稍充士馬足用雖復城東勝以收河套之險亦可爲矣臣章句書生不知邊計偶有所見不敢緘默用是冒昧上陳伏惟　聖明留意邊方幸甚陝西一省軍民幸甚緣係處置邊防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法　祖宗復舊制以端治本疏

臣伏覩我　太祖高皇帝　御製大誥以君臣同遊爲篇首臣每誦之未嘗不竊歎　聖慮之深遠也蓋自古禍亂之原每生於壅蔽而壅蔽之害常起於上下之不交我　聖祖作爲典訓以詔萬世託始於君臣同遊之一言正欲通上下之情而絶壅蔽之害其所以貽厥孫謀者至矣臣聞天下之勢如一身必血氣周流而無滯則其身堅強譬如一家必骨肉歡洽而有恩則其家康泰古之善治者每以通達下情爲先務君臣之間日相接見非特三代盛德之主若此而由漢唐以下皆然未有隔越不通如近世之甚者今必先去此弊

然後天下事可從而理不然雖興利除害惟
日不足亦暫得而終失未見其有益也仰惟
我　聖祖創業垂統正名定分極嚴於君臣
之禮然接遇臣下延納群情曾無少間當時
遣將出師皆面授成筭帷幄信臣若劉基宋濂
諸人日侍左右遠方卑職布衣儒生俱蒙引對
甚至庶民之役于官者亦以言事直達　御前
是後若　太宗　仁宗　宣宗咸遵守而行之
一時如三楊蹇夏輩承顔造膝議論往復猶家
人父子是以上下交孚底于極治　朝廷政權

自不至於旁落下移也臣聞諸故老近世朝儀
起自　英宗以幼冲踐祚未能親决萬幾當時
諸臣苟爲權宜之計常朝奏事限定起數隔日
預定春坊本擬　旨發落自餘政事俱俟朝退
具疏封進沿襲至今遂爲故事每日常朝諸司
引奏皆瑣碎事務官員謝　恩見辭頃刻而
退此外君臣無復相接情意壅而不通弊端由
之以啓天下之患無大於此者迨　英宗自南
宮復辟始親政事大臣如李賢王翺特被顧問
近　孝宗晩年亦數召劉大夏戴珊等議事然

猶未能盡復舊制是若有待於今日者　陛下
以　聖神御極總攬權綱釐革弊政慨然欲舉
一世於三代之隆甚盛心也然圖治者必端其
本猶治病者當究其原今日本原受病之地正
在上下之情不通故臣之愚以爲必先去此弊
然後天下事可從而理也臣謹按大明會典内
所載朝儀華蓋謹身武英等殿皆得朝見奏事
又云凡朝退燕閒及行幸處文職三品武職二
品以上及勲舊文學之臣賜坐觀此則知内殿
乃君臣常接之地而凡　乘輿所在臣子亦得

侍從矣又按　御製五倫書及先輩名臣所著
聖諭録等書往往載當時顧問應對之語舊
典甚明可爲依據伏願　陛下遵　太祖之遠
猷繼　列聖之成法盡剗數十年之弊以復舊
規每日視朝罷退御便殿接見群臣凡政事之
大者所司先期上奏至日仍據其本末委曲敷
陳大臣在旁　上與之熟議可否親賜裁决事
畢之後泛問當世之務人材賢否軍民利病皆
得言之侍從臺諫輪日奏事或許非時請對撫
按方面等官及諸邊大將廷辭入謝皆引見賜

食訪以便宜其餘外服庶僚凡因事而至者卒
然時召一二而問之得以周知民間之疾苦至
於講學一事所繫尤重今經筵月惟三御寒暑
又皆間歇惟日講最爲親近然接對不過數刻
情意猶未盡通乞如洪熙年間開弘文閣故事
妙選天下博聞有道之士數人置諸近侍使更
番入直　陛下聽政之隙輒造其間從容下問
或講經史或論治道涵養漸摩之久自然有益
聖德如此則上下之情通壅蔽之害去天下
事將無不可爲者雖三代之治亦由是可復矣

臣待罪言職遭值　清朝每自慶以爲不世之
遇是以輒獻愚忠以爲端本澄源之助惟　陛
下少垂省覽採而行之實　宗社生靈之幸而
臣亦預有榮焉臣犬馬微誠無任惓惓

去積弊以振作人材疏

臣聞立賢無方古之常道我　祖宗朝用人初
未嘗拘泥一途近時典選者專守資格偏狹固
滯壞盡人材其弊已非一日矣茲遇　陛下聖
明庶政日新舊章漸復海内延頸想望太平臣
愚切謂致治莫先於人材而欲人材之興起

必去累年之積弊用敢略舉數事言之其一選用行取及奏保旌異之類專重進士賢材何往無之豈獨進士可用今由此途而仕者雖或治無善狀在上者猶護持之昔范仲淹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今之當道曾不念此其人進士也則容養不問使肆於民上不惜一路之哭而惜一家之哭其人非進士也則指摘瑕疵動加摧抑人情無所慕則不能有所勉吾既薄之彼寧不自棄是驅之於不善而使民受其殃也臣謂舉人監生等出身者果有賢能宜與進士兼取並用屬者言官建白已嘗及此然所論止爲遠方臣猶病其未廣況庸人狃於習見往往議其迂闊難行自非立爲定法常切申明臣恐奉行者不至姑取一二以應故事終無以爲激勸也其二教職往時所重名臣多出其間比來此選日輕有志者多不屑就而老耄昏塞十居七八教法不行人材日壞臣聞正統天順間歲貢生猶間授京秩今雖舉人教官行取者僅千萬之一二若進士告就此官良非得已而吏部遇其遷轉例不以要職

處之夫儒官落莫人所不堪又加挫抑其誰願此臣謂此等果教有成效宜優加陞擢以示勸雖歲貢出身亦間拔其尤者不次用之使知激昂且以警世之玩忽者量增其祿俾得養廉撫按藩臬務須優待問荅免行跪禮講書必令預坐且以此意戒飭提學官使爲之倡其歲貢除遵照近例嚴加考選外仍復舊規府學一年貢二人州學二年三人縣學一年一人通令坐監讀書就於其中選取教職蓋此輩所以老耄昏塞者正以貢期闊遠歲月磨礲漸至衰頹耳今爲此則非惟淹滯不振者得觀光太學而年力尚壯者亦得及時效用此法果行所振拔者多矣其三各　王府長史紀善教授等官舊皆以儒碩充選若楊士奇周忱由此致大用自餘名臣尚多今則例用闒冗不材者終身不遷有同廢錮以故　宗室中屢有放恣違法者由輔導官非人且權輕故也臣請自今遇缺皆選有學行者爲之秩滿一體陞遷夫民家有子弟猶爲求良師況在　皇族可不擇人輔翼矧年勞敘進仕者之常豈有終始一官之理斯人之觖望

不足惜而見　朝廷有厭薄　宗室之意豈所
以厚本支而勸親親哉其四邊方州郡若雲貴
川廣地雜蠻夷易動難安長吏之選視內地尤
當加愼今有願就遠方之例其人大抵日暮途
窮苟圖利祿耳在上者曷爲徇其欲又凡外官
考察才力不及俱調遠省是薄其民而使不肖
者治之也若曰欲懲戒其人使知策勵則貶秩
可矣何必遠方此等去處不幸而有梗化者興
師轉餉所費不貲孰若精擇良吏以土俗稍宜
者爲之厚其俸給優加遷擢使撫字之爲愈乎

其五鹽法馬政國之重事非廉幹強力者無以
任之今行太僕苑馬寺鹽運司等官銓曹甚輕
其選而士大夫尤不樂爲其爲之而能自振拔
者蓋無幾人頃　朝廷方議通鹽法修馬政然
不擇其人而徒變其法猶無益也天下事孰非
臣子所當爲選華擇要厭憚繁劇乃不忠之大
者此風豈可長哉凡此數端皆積年宿弊最爲
害事者乞　勑吏部盡行改革一洗偏狹固滯
之習以施鼓舞振作之權不過數年其效將必
卓然有可觀者也其他用人之方切於時宜者

臣愚謹攄一得之見條陳四事於後如蒙 皇
上俯天地之量采芻蕘之言 敕下吏部詳議
可否擇而行焉其於 聖治不無小補而臣區
區願效之愚忠亦得試其一二矣緣係去積弊
以振作人材事理未敢擅便爲此開坐謹題請
旨
計開
一久任使臣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
幽明我 朝稽古立法内外官員俱歷九
年考其功過以爲陞黜其後稍變前制然

弘治以前仕者亦多歷俸兩考纔陞自逆
瑾盜政始隳舊章内外官員遷轉不常人
思速化因循苟簡捱日望陞縱令有所建
明亦多不究其志新故交承之間姦弊因
之而起比典選者亦曾議及此然立法不
平如謂知府知州應久任似也彼布按二
司及府州佐貳獨何功而歲歲遞陞乎且
官至布政按察亦尊矣其志亦可行矣假
令歲月稍久不爲甚屈何必未滿輒遷以
滋僥倖勞逸不均遲速迥異人心不服室

礙難行今欲行此必內自部院監寺外及藩司郡縣一槩施之縱不能盡復九年之制亦必如弘治以前實歷六年其賢能卓異者與其逐級而亟陞不若久任而殊擢如知府徑陞布政副使或陞四品京堂按察使徑陞副都御史侍郎布政使徑陞侍郎或尚書凡京官任內曾歷過知州知縣者從優敘用庶幾彼此適均小大競勸人各奮於事功不敢希冀倖進民生安而士習厚矣

一慎考察臣嘗見故大學士丘濬所著大學衍義補中論考察之弊最爲明切濬之言略曰　本朝三年一朝覲天下司府州縣各齎須知文冊來朝六部都察院行查其所行事件有未完者當廷劾奏以行黜陟近因選調積滯設法疏通輒憑巡按御史開具揭帖不復稽其實跡立爲老疾罷軟貪酷素行不謹等名以黜之殊非　祖宗初意按舊制官員給由到部考得平常及不稱職者亦皆復任必待九年三考然後

黜降其有緣事降職除名亦許伸理其愛惜人才而不輕棄絶如此彼哉何人立爲此等名目加以空文如死後節惠之謚使受此曖昧不明之惡聲沒齒齎恨何以厭服其心乎伊尹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使天下失職之人布滿郡縣豈 朝廷之福哉臣按濬此言深中近世考察之弊惟今天下所造須知文冊止是空文部院雖或行查亦不過虛應故事其前項不謹等名目行之既久誠難猝變然以 祖宗之良

法美意彼妄庸者一朝而易之如反掌況此等弊法苟欲改革亦何難之有至於所謂考語者大抵駢四儷六兩可難辨之詞夫古之聖賢猶不能以一言蓋一人今區區數語欲盡夫人之情狀難矣況未必盡公乎若謂官吏賢否吏部所知有限不得不屬諸巡按亦當使明著其跡如昔人所謂某人廉吏也有某事以知其廉某人能吏也有某事以知其能仍計其所開報之虛實多寡以爲巡按之殿最則皆知所警

懼不敢以喜怒之私上下其手使公道昭明黜陟惟允賢者不至於失職而不肖者亦無所苟容其爲　國家之益大矣

一汰冗官臣惟官之冗未有如今日者也一事而置一官數人而理一事且臺省藩司布列充滿而　國家每行一事輒議別爲設官然則彼在位者徒坐食而已乎夫爲政以人不在多寡如其賢能自可兼理不然雖多亦奚以爲大抵添設一官止爲吏胥人等開一騙錢局其實於民無分毫之

益今天下額外剩員所在充溢愈近民者則其害愈甚至於布按二司設官尤爲過多其巡歷地方或一時總至或先後沓來有司政事奪於送迎民間財力困於供億況此等官負賢者所至有益地方不賢者取具文移苟以塞責且如清軍最爲重事今不過行委屬官將前官已清查者重錄一過造冊了事而已行伍無所增益里甲年年受累又其巡歷止於衝要地方使公私勞費其偏僻州縣或經年不到官吏放

恣莫之誰何勞逸苦樂殊爲不均今之爲撫按者止知督率二司出巡足以禁制守令之貪暴不知過多之爲害如此昔唐姚崇言擇十道按察使患不得人夫舉天下而纔十人猶且難之况今數倍之多乎臣聞舊制止是僉事分巡餘皆坐司管事由今觀之二司官緊要者布政司則管糧按察司則提學兵備而已然兵備之設亦似過多特有可諉者曰爲保障地方計耳若夫詞訟既有分巡錢糧有官督理則分守之官殆爲虚設其他一官之事分屬數人者有之至於京官尤爲過冗大率在部者過於閒逸專管者無所建明臣謂京官省則俸祿可減以紓　國用外官省則供億可減以厚民生乞　敕吏部通行查考凡不係緊要者量爲裁革省一分則有一分之益不然十羊九牧徒爲煩擾官愈多而事愈紊欲天下之治難矣

一復制科　本朝以經術取士其名最正然士專一經不暇他及一得科第棄不復省

間有從事古學者力分於簿書志奪於進取自不能專攻不惟文辭之陋而議論識見亦不逮前人遠甚蓋科舉之法行之百六十年而人才終有愧於古者如此且天下固有高明倜儻之才不能應有司之繩墨者是科舉所得之外未嘗無遺才也前代取人不專一途明經進士之外又有制科雖其途似雜而得以鼓舞豪俊網羅遺逸　祖宗朝亦有賢良方正懷才抱德經明行修諸科臣愚乞倣此意特設一科以

待非常之才必博通經史兼工文辭曉暢治道者有官無官皆得應之間數歲一舉每舉不過數人高者儲之禁近其次分置諸曹先有官者則遞進焉如此則天下之士爭自奮起雖已仕者亦不廢學無復專經之陋矣臣又聞之人各有能有不能今天下固有學習兵書諳曉術數而案牘文墨非其所長者又有沉鷙勇敢之人胷中了了而不能筆之於書者此等仕既無階心常自負每有風塵之警輒思攘臂其間

縱無所成亦能始禍唐之黄巢王仙芝宋
之張元吳昊皆以流落不遇遂陷凶逆其
事可鑒大抵人有才氣而不得逞其末流
何所不至若御得其道則狙詐咸可作使
乞令所在官司凡諸色人有不習舉業而
才藝可稱者聽其薦聞量才試用其有知
邊情諳武略膂力騎射過人者或隷京營
或送各邊隨軍效用既以收拾遺才用備
緩急又可陰窒禍變銷沮姦雄至於薦舉
之途近亦稍狹請令文武官凡到任後各

舉一人自代及查復洪武十五年朝覲官
各舉所知一人正統年間方面知府有缺
在京三品以上保薦事例斟酌舉行庶得
以廣 朝廷之耳目助銓衡之明揚是或
補偏救弊之一道也

劾太監閻洪疏

臣等奉 敕清查各馬牛等房頭畜會同御馬
監太監張鼎及戸部分管委官親詣各倉場將
見在馬牛駝驢逐一查驗除臕壯堪用者存留
外其揀退不堪者照依戸部題奉 欽依内

事理就送本部與兵部給散軍民操備耕種
行間准兵部車駕清吏司手本該御馬監太
監閻洪等題稱在外壩上等各馬房馬有曾
經　上用及馱過金鞍賞名選記披甲成對
等項內有患病倒死尚且具奏埋瘞牛有耕
籍擠乳驢頭并瞎瘸馬匹聽候　聖冬等節
茶飯取用若一槩給軍騎操恐內外馬匹印
號相雜真僞無別乞要止照數過實在數目
旨計料草其點退馬匹免行送部等因到臣
看得馬房之設肇于永樂年間當時司牧得

人畜產蕃息誠有資於軍國之用自法久弊生
人情玩愒虛增數目冒破錢糧積有歲年浩無
紀極茲遇　聖明在上深欲節虛費以資實用
特敕臣等清查中外人心孰不稱快以爲曠
世稀有之盛舉臣等默視之際酌量情法再三
詳審定其去留據該管官旗人等重甘結狀見
在馬匹數內並無前項馱鞍披甲等名目其馬
匹倒死春冬二季送光祿寺夏秋二季付馬戶
開剝皮張送順義等縣貯庫亦無埋瘞事例所
有耕籍擠乳牛隻并馬驢堪備取用者俱已量

爲存留其餓損矮小老癩瘸瞎者方行揀退送
部今太監閻洪 題稱一槩給散騎操恐內外
馬匹印號相雜思得臣等初奉 明旨因恐馬
牛舊印糢糊是以奏請刷印比及點視各項頭
畜除三歲新俵馬駒外其餘有印者僅千百之
一二亦多細淺不眞臣等據該監造報文冊內
開環吉三尖等字號逐一分別盪烙其揀退者
止是剪記鬃尾原無印號又何相雜之有切照
閻洪係該監掌印官吏司牧政亦既有年馬匹
在外印號不明漫無稽考既不能及時奏請處

置使姦弊日滋迨臣等揀退乃復假此爲辭希
望存留其敢爲欺罔亦甚矣洪又稱此時馬匹
數少若復加揀退廢牧將無孑遺是又爲危言
以動 聖聽兾其所請之必行也夫騰駒考牧
貴在精良若多留惡馬適足爲同群之累譬如
治田者不先去狼莠而望嘉穀之蕃烏可得哉
況見在馬匹不下數千使司其事者能加意飼
養假以數年自可漸致蕃息今乃欲留此羸病
殘癈之畜望其孳生以壯觀 國家寧有是理
原洪之設心實慮馬匹揀退則草料亦從而節

省會派之數既少則侵剋之利必微是其望今
日存留之多正爲他日冒破之地耳仰惟 敕
諭謂各處輸納錢糧皆小民膏血之餘官無實
用利歸姦貪積弊已深誠可痛惜臣等伏誦至
此竊歎 睿鑒高明洞悉姦弊洪雖有言亦安
能上惑 聖聽使其靡有用之財以養無益之
物重爲民生國計之蠹哉然洪巧飾虛辭萬一
朝廷或誤聽之則侵漁之徒因茲得計仍蹈
故習將來愈無忌憚其害豈可勝言竊恐 聖
明節財裕民之至意反爲憸人沮壞而已行之

明旨將遂託諸空言又何以信令而傳後哉
臣等責任所在不敢緘默伏乞 敕下戶兵二
部仍照前 旨施行其馬匹除給散騎操外有
十分老瘦瘡瘸者既難以供備膳羞又不堪軍
人騎坐合無并牛驢俱聽該部從宜處置量行
變賣銀兩收貯以備買馬等項支用仍乞 天
語丁寧戒飭閹洪安靜守法毋輕信下人撥置
以共成足 國惜民之舉庶幾法令得行宿弊
可革而臣等亦得以奉行 敕旨少免於失職
之罪矣緣係振餘財以足 國恤民事理未敢

擅便謹題請 旨
陳馬房事宜疏
臣等奉 敕清查壩上等馬牛羊房頭畜會同
原差太監張鼎并戶部分管委官主事賈璘等
親詣各倉場寀行該管官旗將見在頭畜從實
分別毛齒印記來歷具結開報公同逐一查驗
除揀退不堪者節經戶兵二部題奉 欽依變
賣并分給 皇城四門等處擺隊應用外見今
實在馬駝驢騾牛羊并駒犢共三千九百七十
七匹頭隻查得嘉靖六年未奉 明旨清查以

前戶部原會派各倉場料草大麥豌豆黑豆等
料共一十八萬二千一百九十石草四百九十
六萬三千束今臣等查點各項頭畜俱有實數
通計一年該用料三萬九千三百一十五石七
斗八升草九十萬一千五百八十四束比之原
數該減料一十四萬二千八百七十四石二斗
二升草四百六萬一千四百十六束已經造冊
奏繳及造青冊送憑會計所據內外官貟虛
增妄報濫冒侵欺情弊顯然論法俱難輕貸
緣節奉 敕旨都免查究外臣等看得自設

立馬房以來迨今百數十年糜費侵漁不知
凡幾根盤勢據莫敢誰何中間雖一清查旋
復沮壞茲遇　聖明在上方勵精求治虚己
受言無復曩時掣肘之患故臣等叨承任使
得以粗效其愚勉竣厥事但目前之弊雖已
稍除而將來之憂未能逆料苟非深思遠慮
立為經常一定之法是塞其流而不清其源
豈久安之道哉查得弘治年間給事中許天
錫等清查事完嘗條陳十有四事該部題覆
准行不幸正德初年沮於權姦行之未竟

臣等今據所奏參酌時宜謹陳十事上瀆　聖
聽乞下該部看議采而行焉庶幾宿弊可清久
遠有賴而於　皇上惜財裕民之至意或得以
少裨萬一矣臣等不勝惓惓懇切之至緣係振
餘財以足　國恤民事理具本開坐謹題請
旨

計開

一稽實數臣等竊惟畜馬以資軍國之用
乃以衛民非以病民也今各馬房輸納錢
糧皆小民膏血之餘而典牧者任意侵欺

浪費無極計一馬豢養之資何止破中人十家之産蓋縁會派不稽其實數放支盡出於内臣是以其弊至此乞　敕該部通行各馬房經該官員將臣等今次査過實在頭畜逐一開寫毛色口齒印記來歷置立文簿送部用印鈐記付該管委官收掌遇有孳生倒死及該監取回發下等項馬匹養馬官旗先行呈報委官驗過及報本倉附簿明白方准收除各官攢遇毎月赴部註銷之日就將收除實數呈報巡清科道官其草料毎月或五日或十日一次委官親自下倉眼同内外官明白放支候至年終科道官會同委官親詣各倉場通行査點造冊送部以憑會計錢糧庶實數有稽宿弊可革貪冒之徒無從而上下其手矣

一省虚費臣惟引重致遠馬牛之常性令之所畜者老死槽櫪徒費豢養而無一日之用縱使所支之芻料盡為馬食猶之可也顧錢糧之糜費不貲而馬牛之耗損益甚

一舉而兩失之豈不尤可惜哉訪得各馬
房馬有支料八升牛有支料一斗及草二
束者以一馬牛而兼數馬牛之食誠爲浪
費皆由内外官員假此多支以爲侵尅之
資耳臣等查照該部覆題及弘治年間給
事中許天錫奏内事理參酌損益除耕籍
牛曾經　上用其料草合行照舊關支及
三牛房牛隻見今每隻日支料三升草十
斤別無議處外其西兒騾馬并擠乳馬定
與料五升餘馬俱各料四升草一束駱駝

一隻與料六升草一束其各馬房存留牛
隻并驢騾俱照三牛房例定與料三升草
十斤已經照數造冊進繳合無定爲定例
通行遵守仍查弘治年間該部原題事例
申明侵盜錢糧之禁　勅御馬尚膳二監
轉行提督太監等官嚴督各該官員今後
馬牛在房務要加意飼秣除天行時氣外
平時一月之間百匹之内倒死三匹以上
者將内外官軍醫獸參究送法司治以重
罪如提督等官故縱容隱者聽科道官指

實叅奏使人知警畏則錢糧不至虛費而
馬牛亦免橫死矣
一免會派臣等看得戶部每年會派各馬房
料草俱行山東河南直隷順天等府辦納
動以數百萬計實用無幾虛費居多今臣
等清查明白頭畜已有定數則錢糧宜從
減省况前項地方水旱災傷科役繁重合
無　勅該部將嘉靖七年會派之數除已
徵在官外其未徵者量與停止或通融計
筭准作以後年分之數用紓久困之民抑

臣等又有欲言者各馬房草場地土本爲
飼秣之資頃年嘗遣官閱實計有地三萬
三千餘頃其子粒所入姑以一畝三分計
之已踰十萬兩之數假令歲收其半亦自
足用比奉　明旨差官勘用處置合候完
報之日令該部計處每年芻料取給於此
其會派之數盡行蠲除以後更不必重徵
伏惟　皇上不惑群議斷然行之痌瘝遺
黎不勝幸甚
一減旗軍看得各馬房旗軍俱從騰驤等衛

所摘撥在房專一喂養頭畜近該戸部覆
題要將多餘之數照先年事例發回原衛
所差操臣等查得各房見在旗軍共四千
四十九名共間役占買閑比比皆是如壩
上馬房止有馬牛等畜共二百三十三匹
頭隻却有軍六百六十一名冗濫至此極
矣夫設軍以爲馬也今馬少軍多將安用
之且如湖渠馬房先有牛馬等畜共七百
五十四匹頭隻今除揀退外尚有四百九
十九匹頭隻然軍士止九十二名亦不聞有

缺少之患舉此一處以例其餘則空閑者
之多可知矣 國家養軍歲費糧賞不知
凡幾豈容置之無用之地以供私役哉如
蒙 勅下該部將各馬牛羊房軍士盡行
查出照湖渠馬房例視其馬之多寡量爲
存留其餘悉依原撥發回衛所差操俾行
伍充實牧圉專精彼此實爲兩便
一處牛羊查得弘治十七年給事中許天錫
等奏內稱西琉璃廠羊房牲口不多用一
乘田小吏課五尺童數人牧之有餘今本

房添設管事官員數多草塲地土占種殆盡日支料草剋減無遺養牲旗軍及民戶私役買閑頻年糜費財力養此瘦小牲口直至倒死方送光祿寺皮肉潰壞不堪祇待本房官員又恐死盡無憑關支料草以爲侵尅之媒間令軍民私自買補或有孳生亦將冒頂舊數多係羸小羔犢日以就斃牲口既無實用錢糧又復虛糜深可痛惜乞 敕該衙門將見在牛羊作急取用免致倒死靠損公私草塲地土照牛房例給軍佃種銀兩付司局收貯以備光祿寺支買牲口應用民戶發回該縣當差及看得司牲司牲局俱在一處事務甚簡合將衙門歸併或裁減官吏行令帶管等因臣等今次查點本房見在牛羊四百七十七隻據司局官吏開報俱係光祿寺遞年發下寄養臣等目擊其羸弱之狀甚至甫出闌圈即已僵仆而死者有之審得其間情弊誠如給事中許天錫所言除將牛羊量行揀退照依兵部題准事理送順天府

變賣其存留者將來瘦損倒死勢所必至
宜令光禄寺及時取用仍戒飭本寺今後
遇有解納牲口務要揀選膘壯者收用其
不堪者退回變易或仍責令本戶領牧不
必發下寄養以滋耗費之端其餘若給種
地土發回民戶減革衙門官吏乞下該部
查議悉照原奏施行其於 國計誠非小
補
一嚴買補據蕃牧千戶所千戶蘇鏞呈稱東
直門裏外牛房幷吳家駝牛房養牲擠乳
供應膳羞先年遇有牛隻倒死負累軍人
陪補成化十四年該所千戶郝端題准將
外牛房幷吳家駝牛房草場開墾與軍耕
種每年徵收子粒銀一千二百五十兩俱
本所收貯遇有牛隻倒死就行買補惟存
湯山草場以爲牧放之地正德三等年該
尚膳監太監張裕題准將湯山牧羊草場
開墾一半徵收銀兩修理公廨續該太監
王誠又將外牛房幷吳家駝牛房二處地
畝銀兩俱徵在監收貯本所官員並無干

預等因臣等查點過三牛房見在牛共四
百五十隻其間瘦損者不可勝計徒費料
草而無實用緣前項子粒銀兩歸之内監
輸納既無簿籍可稽領買又有尅減之弊
内外官員遞年買補牛隻專取瘦小者以
充數既利其價賤可以花銷又幸其倒死
重復買補此其弊端誠不可不嚴爲禁革
乞勅該部仍照先年事例將前項地畝
幷湯山草場子粒銀兩俱令本所自行收
貯置立卷籍自今年爲始將徵收幷支用

過銀兩買補過牛隻數目明白開寫科道
官每年終查點頭畜之時通行稽考如有
侵尅那移等項情弊從重条究其買補牛
隻今後務令收糧主事眼同本所掌印官
擇取膘壯有乳大牛不許將瘦小者擡價
收買臣等又看得壩上壩南壩東金盞兒
甸義河北高湖渠七馬房各有牛隻除揀
退不堪外其間略有膘息者量留七十隻
但馬房本爲畜馬而以養牛既非所宜況
此牛又不擠乳供應誠爲無用合無行前

項馬房將存留牛隻揀選内有堪以擠乳
者送裏牛房其餘俱送光禄寺應用以後
但有牛隻俱照前處置庶幾不糜有用之
財以養無益之物矣
一革冗員看得各馬牛羊房俱設有内官管
理馬匹錢糧每處或七八員或十餘員其
多者至二十餘員馬少官多十羊九牧徒
爲煩擾且今頭畜更減於前錢糧不多官
亦宜省乞　敕該部查正統等年間各馬
房原設内臣額數如有馬少官多去處量
爲裁革養馬指揮千百戸員數過多者一
體查明發回本衛所聽候差操其内臣之
中豈無賢能有志向上者宜令提督并巡
視倉場科道官察其勤能廉靜者具奏旌
擢怠玩貪刻者指實奏聞處治每年終仍
計其畜産之繁耗以爲殿最懲勸既明則
人知激勵是亦修舉馬政之一助也
一禁饋遺訪得提督等官每年點視馬匹所
至内外管事人員盛設酒席款待及饋送
茶果錢多至百數十萬其跟隨識字人役

亦各得分例錢習以爲常自上而下交相征取苟非掊尅侵欺其財何所自至是以徵收子粒則刻剥佃戶收納料草則勒措商人虛增妄報百計侵漁其源皆起於此今馬匹錢糧既有實數此弊或將不禁自革然當積弊大壞之餘而爲改弦易轍之舉立法不可不嚴慮患不可不至宜 勅該衙門通行禁約今後敢有仍蹈前弊者科道官及緝事衙門指實叅奏處以重法臣等又訪得每年馬匹下塲牧放承委官

員於各州縣僑戶需索銀兩遞年爲害非淺合無今後但遇下塲時月該部先行奏請出榜曉諭有似前需索者嚴加懲治則人心知警而弊端可絶矣

一謹防範臣惟印烙馬牛所以分別公私防閑詐譌關繫不爲不重頃者臣等查點過各房馬牛雖稱有環吉三尖等字樣其實通無印號間有一二亦多細淺模糊而太監閻洪奏乞存留乃假印號相雜爲辭臣等嘗據所見以折之矣比聞 天閑在內

者亦有盜易之弊若使防範果嚴豈應有此今見在頭畜巳經臣等奏　請重加鹽烙此後如有各處貢賀及新收孳生馬匹俱乞及時印烙每二年或三年一次提督官通行點視但有文理細淺者即為照前再印庶幾眞僞可辨而姦弊不生矣

一立公署看得各馬房錢糧戸部設有主事分管緣倉場去京或在百里之外俱無公署可居各官逐月下倉寓宿內臣私宅本倉官攢亦無廨宇每遇收糧隨同主事到彼賃住民房或一二日事畢旋即回京以致錢糧之出納通不經手馬牛之肥瘦邈不相關揆諸事體深爲未便切見近日在京尼寺拆毀數多變賣未盡合無量爲拆卸前去馬房蓋造公廨以爲各官次舍之所并官攢亦各造與房屋就彼居住以便收支庶不往來道途致悞公務

舉遺賢以裨化理疏

臣伏以賢才理道之所先明揚聖哲之上務歷選往朝莫不崇重斯執　陛下天授欽明誕敷

文教延佇耆德寤寐嘉猷雖圭璋特達充滿
治朝而遺寶在野尚勤物色臣竊見原任山
西按察司按察使顧璘奇才卓犖藻思精贍
弱冠出宰厥聲清劭洎乎擢守大梁著撫寧
之績斥遷嶺海見貞孤之操歷轉藩郡所至
有紀剸繁治劇則靡適不宜臨事决機則出
人慮表豈直文華醞藉擅東南之美而巳哉
原任江西按察司副使李夢陽英特雋邁絶
類離群昔守曹郎抗節玉立昌言而貴戚沮
喪危行而權璫側目若其華國之文焜燿當

世固巳方軌漢魏追薄風雅海内多士咸共矜
式特以風格孤峭不善俯仰流俗背憎端由於
此二臣者並曠代之逸才　清朝之茂器也方
今皇極未臻英雋淪落公卿勤推轂之懷　當
宁興側席之想稱量之際每患乏才有如二臣
不可多得儻使入践清華備館閣之選出莅臺
寺任藩維之寄必能賛揚大化翊宣　皇猷增
廣庭穆穆之風章　本朝多士之美伏望　敕
下吏部再加看詳如果臣言不謬乞將璘與夢
陽亟賜起用庶令瓌奇之珍復登　天府之藏

盛明之代得無遺棄之才矣臣爲　國之心不勝祈願緣係舉賢才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乞霽　天威以明大獄疏

近該都察院等衙門具奏會審犯人張福等情罪
陛下責其回護將右都御史熊浹革職令侍郎許讚等將原問官郎中魏應召并張柱等用刑追問臣愚竊謂此等獄情重大自非爲刑官者用心周到從容研審未易得其情實今者　雷霆之下不惟法司畏罪而大小臣工罔不震悚雖有區區

之愚忠誰敢自獻臣待罪言官仰見　陛下聖明樂聞規諫言事者雖或不當猶被優容有君如此忍負之哉臣是以敢冒昧而終言之臣聞獄者天下之大命也一成而不可追悔故聖王慎之今張福之母之死自東廠錦衣衛問則罪在張柱在張柱爲鬭毆殺人刑止於絞自法司問則罪在張福在張福爲子殺母刑至凌遲處死夫子殺母大惡也凌遲處死極刑也非可以輕加諸人者　陛下疑而慎之是也然近日法司會審自張福之親族鄰里衆口一詞證其逆

狀而其姊之痛憤又發於至情不容僞爲者熊
浹等既據此定獄然猶謂事情重大未敢專决
奏請行提原檢勘官及張福自報鄰佑里老再
行會審其慎之亦至矣　陛下欲明白此事宜
如所奏令拘集證佐隔別審問參互考驗殺人
之獄必有所歸矣今一旦遂加譴怒罷黜總憲
大臣其餘誰敢自保夫畏威遠罪中人之常性
而持法守正雖賢者以爲難如近日會審之時
侍郎許讃則噤口不言少卿曾直則詇辭附和
侍郎聞淵寺丞簡霄俱辭疾不出此無他患失

之念重務爲自全也矧今又當恐懼之餘非
聖明少寛假之安能無所顧忌協心以聽斯獄
哉且東廠錦衣衛　詔獄所寄兼有訪察之威
人多畏憚自來訪拏人犯送過法司往往止依
原案擬罪或明知有寃不敢辨理斯實　累朝
因襲之患非一日之故矣茲幸　陛下乾剛獨
斷如日中天洞燭幽隱此輩尚何能爲故刑官
亦敢據理而與之爭實仰恃　聖明在上能容
臣子守法故也然　陛下所以詰責法司者無
非愛惜民命愼重獄情求其至當而已但恐此

輩或因而虛張聲勢况四海九州之人難以家
喻戸曉未免誤致驚疑遠近傳播非所以增光
聖德垂示將來也夫美業難終令名易損臣
愚重爲　明主惜之若熊浹之賢否臣不暇論
其奉　旨會審而不提原問官誠不得爲無罪
但都察院職司風紀右都御史二品正官今議
獄一不當意斥而去之若退胥吏然一人不足
惜無乃傷　國體乎語曰廉遠地則堂高比來
大臣以微累細故去者多矣此道不改殆難以
厲臣節而尊　主上也臣又恐此後爲法官者

以熊浹爲戒依阿苟免無所匡正也然則　國
家何賴焉昔弘治間郎中丁哲辯樂工之獄
孝宗皇帝初亦甚怒黜令爲民時有吏徐珪爲
哲訟寃因至罷役未幾　上心悔悟丁哲復起
徐珪亦蒙録用夫聖人之喜怒猶水鑑之無私
而改過不吝帝王之盛節也故天下至今稱明
此正　今日所當法也臣愚伏願　陛下少霽
威嚴特降　温旨令許讃等虛心究問無徵前
事無拘成案無使罪人幸免不幸蒙戮務協厥
衷以稱　朝廷庶慎庶獄之意仍將熊浹曲賜

矜宥俾得自新以圖後效并戒飭廠衛今後凡
訪察事情宜加慎重無得輕忽致有虧枉法司
官尤宜從公辨審不許避嫌畏勢自生疑沮使
天下曉然知　明主之意本如此也既以解衆
庶之惑且以慰臣下令守法者無所顧忌刑罰
清而民服矣臣實不勝懇切祝望之至緣係乞
霽　天威以明大獄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劾張桂諸臣疏

臣謹按大學士張璁桂蕚皆以兇險之資乖僻之學
曩自小官贊議大禮蒙　陛下拔寘近侍不三
四年位至極品恩寵隆異振古未聞雖捐軀殞
首未足以酬知遇乃敢罔　上行私專權納賂
擅作威福報復恩讎徇一己之見則破天下之
公議而不恤快一時之忿則廢百年之令典而
不顧　陛下有堯舜之資璁蕚不思竭力效忠
以輔成唐虞之治而專持苛刻之說凡事之忍
心害理人所不敢爲與不肯爲者無不攘臂爲
之斲喪　累朝之元氣變亂　祖宗之典章敗
壞縉紳之氣節使　朝廷政務日見紛紜　聖

心惓惓夙夜望治而斯民不被其澤者皆二人之罪自昔人臣負恩誤國孰有甚於此者夫大禮之成雖由二人建言實本於　聖心之純孝顧乃貪天功以爲己力凡有奏請動引大禮爲辭挾制　君父如近日被言官論劾　陛下不即加誅但示戒飭待之厚矣不聞其悔過遷善而憤然上疏自陳功伐累數百言夫人臣爲國效勞皆職所當爲雖周公之功亦非出本分之外况璁蕚乎就使有功則今日高官厚祿酬之已過分矣又安得以此自矜哉強辯飾非辭氣

悖傲大不敬無人臣禮即此已不容於　聖明之世矣臣愚以爲君之御臣有功固不可不賞有罪亦不可不誅璁蕚區區之功已叨厚賞則其有罪獨得無誅乎是在　陛下斷之而已然張璁雖很愎自用執拗多私顧其術猶疎爲害猶淺桂蕚外若寛迂中實深刻其忮忍之毒發於心如蝮蛇猛獸犯者必死以此較彼則蕚之姦尤甚臣姑舉數端言之尚書王瓊姦貪險惡在正德年間交結權姦濁亂海内罪不容誅自蕚等用事瓊令伊女壻家人潛住京城日夜鑽

刺所賂遺蕚等數至鉅萬蕚連章力薦璁在内
閣從中主之璁遂得起用乃爲之言曰使功不
如使過璁雖有過才不可棄也果若斯言是小
人之有才者皆縱惡而無罪共工驩兜不見誅
於舜矣引用凶人爲　國生患豈大臣以人事
君之義哉昌化伯邵杰本邵氏養子爭襲伯爵
時尚書胡世寧乃邵氏親鄰而杰之主母昌化
伯夫人爲邵門婦數十年皆明知其來歷蕚受
杰之賂力爲主張竟得承襲使奴隸小人濫膺
封爵勳戚世冑與之同列辱　國甚矣蕚素厚

醫官李夢鶴假託進書夤緣授職與之所居相
鄰内開便門以通往來弁序班桂林及蕚之管
家吳從周者人呼爲念一官尤被聽信三人專
一説事過贓道路之人皆知之蕚又引鄉人周
時望爲文選郎中通同賣選凡好官好地方皆
其鄉里以關節得之蕚則容嬖妾納賄迨事發
乃銷假銀而退還時望則縱悍妻受贓臨去官
猶以受金而反目時望倚恃蕚勢肆無忌憚且
如南京太僕少卿巳經議裁革欲爲己地仍復
朦朧具缺即此一事其他欺罔可推自知公論

不容乃托養病而去若使斯人幸免姦臣何所懲戒　陛下試令吏部查其在任時大選急選過官員有無私厚鄉里其外官推陞者比對歷年撫按守巡考語及各官年資淺深該陞與否姦弊自見矣且吏部爲六曹首文選又諸司首從來皆擇清謹有名者爲之今周時望既去代之者胡森并主事楊麒王激三人皆輔臣之鄉里親戚也銓選要地盡用私人升黜予奪惟其所欲每要職有缺外人竊議謂必江西人與浙人得之既而果然久之亦習慣不以爲怪矣先

因霍韜建言巳議　准京堂及外官有缺各部屬相兼推用自蔓在部如戴時宗姜清以郎中徑陞少卿丁汝夔以員外郎徑陞副使蕭璆以主事徑陞僉事他部亦有此比乎故違　明旨用市私恩不但不畏人言亦不畏　陛下矣官爵者以待天下賢材偏徇至此豈不可爲痛憤蔓典選僅逾年所爲姦弊不可勝計引用鄉曲故舊如原任工部尚書今致仕劉麟其中表之親也偏躁自用狂譎不情外示矯激以要流俗之名內爲交關以滿姦雄之槖雖巳罷官猶爲

漏網禮部侍郎嚴嵩其子之師也始典成均因撥歷而甚招物議尋遷卿貳遂感恩而益固私交僉都御史李如圭由按察使一轉而徑入內臺依阿有迹南京太僕少卿夏尚朴由知府朞月而遂亞卿寺情狀可窺禮部員外郎張敔通律歷而假以結知懷金錢而爲人請託御史戴金承望風旨論劾大臣公爲訣辭形諸奏牘甘心鷹犬之流大壞憲臣之體此皆蕚之死黨相與比周爲姦者其他如禮部尚書李時柔和善逢狡猾多智布腹心於群邪始進之日固黨援

於二凶當路之時南京禮部侍郎黃綰曲學阿世虛談眩人由異路而躐取清華負乘可恥倚官勢以虐害鄉里奏訐屢聞右諭德彭澤因罷黜而夤緣改秩致金壺夜饋之謠懷汲引而依託權門玷玉堂清貴之選此皆陰厚於璁而陽附於蕚者諂佞之輩相師成風人心士習壞敗極矣蕚等威勢既大黨與又多天下畏之重足屏息前此莫敢公言其非者天啓宸衷覺悟其姦彼自知罪大惡極無地可容强顏班行希望　恩貸不亟去之臣恐凶人之性不移怙終

之惡益甚目前決無寧靜之日將來必爲社
稷之憂伏望　皇上大奮乾剛將璁蕚等速加
誅竄以謝天下仍將其心腹如周時望李夢鶴
桂林吳從周等拏送法司明正其罪及諸阿諛
倖進之徒重加懲治以爲人臣附下罔上之戒
庶幾公道昭明人心痛快天變可消民怨可弭
賢材之進用有階海宇之清平可望足以副
皇上惓惓圖治之盛心矣　社稷幸甚天下幸
甚

乞致仕疏

臣年四十歲原籍直隷蘇州府長洲縣人由進
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降貴州都
匀府都鎮驛驛丞陞前職自幼得患目疾見風
流淚近因喪妻哭泣過多雙目赤腫疼痛比蒙
聖恩授臣前職勉強扶病到任不能僉押文
案已於嘉靖十一年九等月節經移關本縣具
申合干上司告乞致仕間一向調治未得痊可
逮今日加昏眊全不見物又因久服寒凉之藥
致傷脾胃見患泄瀉嘔吐飲食不進十分沉危
隨據本縣撥到醫生曠世標前來看視得脉息

微弱氣血俱虛及兩目曈神散亂神水漸枯急難療治等因伏念臣本草茅賤士章句庸流荷蒙　皇上天地生成之仁使臣得齒列衣冠濫司民社正欲策勵駑鈍以圖仰答萬一此臣之志也亦臣之分也但臣罪釁所鍾鬼神降罰致有斯疾已成廢人况臣有母胡氏見年七十三歲在家老病侵尋不離牀蓐臣妻已亡所生子女俱幼不能隨任零丁孤苦觸目傷心臣若遂死于官必至舉家失所以此日夜憂惶進退維谷若不仰訴於　君父更將倚賴於何人用敢披瀝衷誠冒干　恩造查得大明會典内一款自告願退官員不分年歲俱令致仕伏望　皇上憫臣病廢之苦察臣迫切之情乞　敕吏部查照前例准臣致仕使臣得生還故鄉沒葬先隴臣死之日猶生之年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為此具本專令義男某親齎謹具奏　聞

陸子餘集卷第五

陸子餘集卷第六

書簡

奉外舅盛公書
奉太常錢先生書
與李仁甫書
與聶文蔚太守書
與華脩撰子潛論脩史書
與岳厚夫書
荅鄧文度省元簡
與楊用脩太史書

答天水胡公書
答黄材伯侍讀簡
答王濟美提學簡
與呂侍御信卿書
與羅狀元達夫簡
與永豐聶公簡
與王道思參政簡
與尹崇基太史簡
與蕭太守國材論家禮纂要書
與太宰羅公論困知記書

陸子餘集卷第六

奉外舅盛公書

得邸報知有陝西左轄之命雖官階所進不能以寸而事權之專體統之重乃逈然不同矣顧士大夫之望猶若未滿以爲循資敘進非所以待公耳然居今之世拙宦而難進者正未必不佳也至乃謂公宜稍易素守濟之以通則粲竊惑之夫爲是說者非以禍福爲心乎而禍福實非人所能與力者聞之昔人杜征南在襄陽數餉遺洛中貴要語人曰吾憂其爲害耳非求益

也至辛佐治乃不肯諂孫劉曰不過使吾不爲
三公耳此二言皆非也征南陋矣佐治之言亦
未爲有見者爲公與否此身中自有定分孫劉
何爲者哉先正楊文懿公在館閣最晚達貴近
或遣人風意公謝曰我嫠婦也守節三十年矣
肯白首改節耶由今視之此言殆爲公設乎每
以語人首肯而心不然者多矣近欲作數百言
奉賀中亦略道此意會病弗果然凡所稱引自
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達斯義耳漸熱惟保練
以膺大用不宣

奉太常錢先生書

達教踰年不識尊候何似日嗇得復豁然否比
聞抗疏論列皆人所難言者世之軒眉高視自
詭豪傑其中大抵恇怯無能而癯然寒素如不
勝衣者所爲正爾落落此未易爲流俗言也方
當宁虛懷延納之日草茅踈賤欲攄忠益而
無翼奮飛懣不得吐者何限先生此舉豈獨使
寒蟬之徒愧死而已江西事辭染獻吉　朝廷
何以處之昔人論孔北海謂當時復有魯國一
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今日亦有若人焉

矣乎吳田向者頻厄於水今歲乃復憂旱豈往復相勝徵獨人事雖天道亦固然耶匆遽不備

與李仁甫書

自丁亥歲暮言別迄今三載不復聞問縣縣之懷知彼此同之也僕以疎戇獲戾　清朝期月之間再下制獄猶蒙　異恩得全要領雖沉淪異域固沒齒之幸矣惟昔與兄輩周旋玉署行則聯袂止則同席以爲燕燕之樂當終始相保而不幾時雲散四方邈焉隔絶俛仰今昔傷如之何比得子潛書知子忱物故數言勒停景仁削籍同館之厄幷於一朝念之未嘗不涕泗交頤也僕仲夏始達貶所地極荒惡而傳亭久廢鞠爲丘墟因僑寄此城賴上官不以職事見訶飲食之餘慚悚而已兄早棲遠邑旋遭大故歲月徂邁行復即吉計非久趨　朝道當出此斯亦天假之良晤矣輒投空牘以當要言未奉德音努力自愛

與聶文蔚太守書

兩月來不接玄度伏計道履康勝爲慰粲自吉水回縣病痔病泄宛轉甚苦歸心益切而未敢

中乞者以近日之事嫌有忿懟不平之意耳然野心如麋鹿雖在闌檻而神已馳於豐草長林間矣昨廉夫傳道尊意謂粲不宜遽有此念斯言是也第區區不得已之情在公容有未悉者不敢不一陳之粲多病早衰不任繁劇居此一歲百務叢脞耳目心思之所弗及爲民病者多矣宜去賦性迂疎於世故人情全不通曉遇事任性而行無復還忌若此不已將重得罪於人宜去母年七十有三而失明妻死三載喪尚在淺土弱子幼女煢然無依凡此皆須身自料理者又宜亟去負三宜去而不果於去遲回至今雖得去亦既晚矣而公猶謂其早邪然此意亦未嘗敢爲不相知者道喋喋至此恃高明之能見信耳近得家報吳中事多如昨惟王履吉以四月終下世恐所欲知故敢附聞餘不備

與華脩撰子潛論脩史書

得手書知奉　明詔將重脩宋元二史甚盛舉也粲也聞之君子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良史矣魏晉而下古意寖微然其辭之鄙近猥冗則莫有甚於宋元之爲史者夫自孔子脩春秋猶

援据百二十國寶書馬遷爲史記既紬金匱石室之祕又旁采群籍以就之故凡有事於史不先汎觀博取而能成一家言者未之有也今二代之史乃獨據其當時所謂實録者云爾而實録所據又不過諸家行狀碑誌之屬行狀碑誌之辭能盡善乎是非善惡能盡公乎乃至全篇載入不復刊削（如元史趙孟頫傳曾祖某宋某官國朝贈某官祖某贈某官父某贈某官直當時誌文中語耳此類頗多姑舉其一）又不問其人何如凡階級稍崇者輒爲立傳其間直敘官職遷轉而事蹟寂寥如一由狀然故其書卷帙雖數倍於

前史而文辭乃無一篇可與陳壽以下諸人爭衡非但筆力不逮亦以紀載過繁難於撿括故也其他紕繆又不暇悉數今必痛掃去之自立機軸先廣開獻書之路求諸野史小說雜傳記詳覈其異同之故準司馬公通鑑考異例爲一書使統體既定然後下筆大抵以正史訂雜書之繆以雜書裨正史之闕凡其人之碌碌不足傳者事之瑣屑者奏疏之冗長而空言無實者皆略去之期於繁簡適中是非不謬而已若秪用舊本竄易首尾姑以了事竊恐後之議今猶

今之議昔曾不若姑仍其舊之爲愈耳然二書體大自非在上者優假歲月無求速成而諸君子當事者能任爲己責不肯虚過日時則未易爲矣至其文體且當以平正通達爲主不必如今之爲古文者務爲艱深詭異之辭反使事蹟鬱而弗明此最大忌也當　聖明在上垂情述作諸君子遭不世之奇會豈徒受大官酒食藉此爲陞轉之計苟且塞責而已哉兄何不與文升輩二三同志以此意昌言於　朝使二史之成追蹤班馬爲千載之一快也時難得而易失竊重爲諸君子願之槩病廢之餘棲伏林壑弗與世事默默久矣偶感觸輒爲知己者一道惟弗以爲迂而俯聽之且無使不相悦者知斯言之出於我而重得罪焉幸甚

與岳厚夫書

自己丑臨清之别闊焉不聞問者殆將十年歸田以來益與世睽隔海内故人如吾兄輩不獲一握手悢悢如何遥聞守官曲沃猶慷慨疏論邊事丈夫經世之志不以崇庳改易正復爾耳僕鄙人也自惟迂疎之資不適世用甘守一壑

無復他望近者不幸爲匪人所薦深用愧憤追惟往日與兄冒死進言幸而　聖心頓悟國論稍回此正世道開泰之會而斯人者忍倡邪說以壞之使憸邪更進重爲善類之禍其罪上通於天矣雖其後來或一二能立異同然不過怙寵爭進之私寧有忠信廉潔之實乎藉令萬有一亦所謂舍簞食豆羹之義耳何足道哉世之君子以其小者信其大者更稱爲賢僕嘗惡聞若說乃今復欲以腥臊之餘汚辱貞士如僕死即死耳肯以是區區者易吾初心邪每中夜耿耿思一吐露於同志頃嘗以告華兄不知能達諸左右否也巡按徐侍御過訪傳道吾兄寄聲深感不忘久要之誼因便聊布所懷屬有先弟之喪哀苦中言不宣盡

答鄧文度省元簡

前歲暫接清論獲遂廿年傾仰之懷良以自慰病冗久闕上記承枉手教讀之知以縣志事橫被怨疾良爲公憤歎夫直道之不諧於俗久矣非獨行己然也至語言文字爲甚昔人謂孔氏脩春秋微辭以避患難太史遷亦云刺　譏褒諱

抑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僕始疑之以爲不然乃今知其有意耳是故賢如昌黎公作永貞實録猶爲人指摘卒竄定無完篇況風俗靡薄如今日哉公之得此殆不足恠傳云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惟公以靜勝之公論久當自明若稍復周章秪增多口爲俗子嗤耳使者告歸甚急屬有賓客之事志書尚未能展讀暇日將卒業而請益焉自惟卑賤言弗足信儻遇相知者敢不爲公一伸眉論之諸留續布不盡

與楊用脩太史書

粲自羈貫時誦公文章已深嚮往及壯登仕與令弟用德爲同年又同入館每從詢公動定之詳以不獲侍教爲恨其後自諫省謫都匀間於一二士友家覩公手書滇中諸作良用歎服歸田以來始得轉注古音略讀之爲不忍去手竊謂此義自漢迄今學者皆尊信許氏之說莫覺其非雖趙撝謙嘗言之而未盡惟公卓然有見於千載之下獨持偉論成此鉅編其曰中夾滲之膏肓而起叔仲之廢疾者雖自謂可也甚盛甚盛第其間猶頗有可疑者粲也過不自量嘗

欲書之以請質焉顧先達如公以命世豪傑之才而濟以精詣博洽之學其論議所及前無古人其著述豈晩末所當置喙是以遅回未敢遽出其說既而思之此書關繫至大苟纖微不盡便成千載之憾所謂不欲以疑網墮來哲固公之盛心也不勝愛莫助之之願用敢忘其固陋而卒陳之惟公察焉夫此書既爲轉注而作則當依許氏說文之例以字之偏傍爲主凡其轉聲皆疏於本字之下庶幾綱舉目張一覽可盡廼今置偏傍而用韻則有難言者矣蓋一字而每

韻皆見則不勝其煩獨於一處說之又未能曲暢如後語所稱再轉三轉以至八九轉者今此書能盡之乎令後來者討尋而莫得其源流恐不免有遺議矣此愚之不能無疑者一也謂傍音叶音皆轉注之極此至論也傍音姑弗論若叶音則吳棫韻補具矣其有譌繆闕遺不妨拈出或附見於後如古音餘之比可也今摘取其一二以羼入諸韻則未知其義爲轉注乎爲叶音乎其他不録者豈盡無足采乎去取之間當必有意此愚之不能無疑者二也古文奇字如

東韻之難支韻之䵹虞韻之茝囷者諸篇中往
往見之此等蓋不勝紀載誠欲扶微廣異自可
蒐輯別爲一書而以雜之轉注之列則恐非其
倫類也與序文所謂匪徒逞博麼累卷帙者其
指得無少異乎此愚之不能無疑者三也其他
援證字義或千慮一失尚有可商確者間亦隨
文箋注別錄以備省覽敬託時川公爲之先容
然粲猶竊愧懼不敢自安深惟著述之功創始
者難而求備之論後出者易剏以粲之譾薄寡
聞而輒議及此誠亦僭妄之極矣所敢自同季

緒以犯公家德祖瑮瑮之譏亦恃公曠度高識
不翅能爲丁敬禮也如或恕其狂愚賜示可否
使積年之疑一旦氷釋則鄙人之幸大矣非所
敢望也惟公實重圖之滇載記方謀校刻俟完
即寓上舍甥姚其之官重慶便冒昧布此臨書
悚側不知所云

答天水胡公書

去秋費兵部民獻北上粲嘗有狀附上管記手
書嘉貺頻歲洊及領之竊深慙感伏承委撰樂
府序文顧粲之鄙劣何敢當此屬有先伯父郎

中公之喪方寸不寧容稍定爲之不敢負也附録一巻自一字曲以下似尚有可說此諸篇寘之他集自不害爲佳作將以尾樂府之後則未稱耳柳河東有言以淮濟之清有玷焉若秋毫固不爲病然萬一離婁子眇然睨之不若無者之快也辱公知愛之深敢僭論及此死罪死罪華泉公集編次尤不滿人意平生所見此公好詩多不在而所録乃有甚不逮者如送周子庚使遼左一篇出使比蕭何之句此令之粗知詩與能讀漢書者所不道殆必非公作也辛巳書事七首乃王履吉之作亦混入其中恐更須一校勘何如違遠無由侍教臨楮不勝依依

荅黄村伯侍讀簡

辱手教云方輯翰林志如粲晩學寡聞無能爲役獨有仰賛速成㝡得快覩而已然竊有欲言於公者武功徐公一代人豪也其生平建立具有本末近時挾私造謗者以于王之死歸罪此翁吠聲之徒不察從而附和輒加醜詆粲每見前輩如守谿南濠衡山諸公論及常爲憤惋不平竊欲作一書爲翁辨誣自惟文筆短陋人品

凡劣雖言無以取信用是因循未果今於公寔深有望焉所願於傳中一爲仲雪令翁有知不復抱恨千載則此志眞不徒作矣他書未暇悉考獨李文達公古穰雜録所記最爲明據蓋文達與武功極不相能其書中亦多所詆訾獨記于王之死無片辭及之可見公論有不容泯者鄉使信如或者所言文達肯爲之隱哉今録一通以往即此亦足以破群妄矣惟公留意委訪諸籍僅得數種緘上近見四明黄南山溥集有表尚實行狀頗及革除時事輒録以備采擇所論王玭者考敝郡志科第表乃嘉定縣人字德瑜永樂甲申首科進士官監察御史江西僉事志中不爲立傳未知其人如何當更詢之彼縣人耳粲近作左傳附注史記通義皆粗有次第恨證據未廣别具書目凡公所有者敢丐借録千萬匆冗不備

荅王濟美提學簡

久不奉德音良切企慕伏承不遺鄙劣特貺手書以性對一篇示教粲昔者嘗謂古今論性惟孔子數語盡之聖人之言平實切當自是如此

先儒以相近者爲氣質之性至於下愚不移乃用自暴自棄者當之似皆未然竊欲以此意見之論述而未能也乃今得公此篇明白詳盡凡愚心之所欲言者皆具始知豪傑之見巳先於我矣輒用歛袵興歎而坐病冗久稽布復罪甚他所擬請質者尚多何時得侍坐以畢此願也頃聞北虜以數百騎入蹂内地京師爲之戒嚴今旣使得氣去矣將來有深可慮者吾儕雖藿食能無嫠婦之憂乎隆冬冀爲斯文善自將護不悉

與呂侍御信卿書

舟中獲奉燕談從容竟夜返舍旬日重拜大貺之辱伏惟明公體方雅淵懿之德居整裁人物之地而情存沖挹勞謙下士小人凡劣猥受眷知屬頻年亢旱公憂念民物爲之貶食絶甘疇咨方略而粲秉性顓愚闇於世務雖數承訪逮曾不能少攄志慮輔益尊明内愧而巳比日炎曠滋甚禾稼焦卷疲農餓夫束手待盡今欲與發則官無見儲獨有平糴勸分是其次策若任屬良吏擘畫有方亦當不至苛擾而所司恫疑

顧望卒莫舉行無乃自愛過於愛民恤富人之怨甚於憂貧弱之死乎當此之時百姓嗷嗷待公舉火聞諸道路謂已奏假京儲以充賑貸且請蠲除常賦此當由仁明獨斷非齷齪守文之吏所能仰贊也或者謂公前此已嘗抗章得請今再舉懼瀆且慮版曹之議或有異同將不免譴卻斯又不然夫論事顧其當否耳寧當逆計成敗以爲作輟哉竊觀　明詔以災害荐臻元元饑敝　敕在所賑贍距今未兩月也惡有

聖情懇惻若此而主計之臣顧弗將順者乎東南　國脉所存自頃求魚竭澤不爲長慮今凋瘵極矣復不少存卹之猝有獸窮思擾變生意表計其所喪視所蠲發奚翅什伯而已公能以此意精爲　天子大臣言之庶幾開許令曠蕩之澤霈然下流滿壑殘民一朝更活其功德豈有量哉惟公實重圖之承諭以粲嘗窺弄文墨將使効薄技以佐燕閒之娛伏自惟念蕪鄙之辭不足塵累省覽是以逡巡未敢薦其敝帚而邑大夫趙君重致尊指不能卒辭輒編寫舊所著文及在省中時奏草一二用獻諸左右未發

之間慚懅彌日前所上先姊傳文儻不終棄斥一惠咳唾令區區者得依託鉅麗以傳無窮粲之願也非所敢望也干冒尊嚴無任悚悸不宣

與羅狀元達夫簡

粲往歲赴官永新於舟次獲遂瞻承忽忽且二十年矣公道德聞望爲海内學士所宗仰自少有知識者猶願承緒論而粲慵惰因循不及時以竿牘自通於左右獨嚮往之志則未之敢忘也自惟資性闇劣心氣麁浮雖窺竊陳編微有管穴之見然望道逴遠竟亦自崖而反又弗能

親就高賢與相切礲乃今白首無成恒自傷悼恐一旦溘然便同糞壤蓋仲尼耻五十無聞屈子亦悲老至而修名不立粲每念及此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頃復遭先母棄背銜哀苦土苟存視息屬石磐公令子行因輒寓狀少布區區左氏春秋鐫兩卌附上用備覆瓿他所欲求正者且有待焉儻執事能貺示教言一二則又望外之幸矣愴悅不次

與永豐聶公簡

睽遠道範積有歲年冗惰因仍久缺上記遥聞

我公橫遭誣構遠繫請室使草野之人竊懷悄憤然不幾時則彼之怙勢忌賢者其氣燄如石火電光倏焉消滅而我公貞心諒節乃益用章顯粲嘗竊爲人言雙江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益明耳伏承事白南還過吳粲以所居僻左浹旬乃聞則尊舟既遠矣懊恍無及二三友人復傳道公惓惓垂問之意益重慚感粲積惡招殃延逮先母於去冬奄忽謝世粲亦遘危疾雖不即死然爲天壤閒罪人直戴面强行而已石磐師乃子歸輒附承起居左氏春秋鐫兩册併寓上敀教苫伏荒迷言不倫次

與王道思參政簡

不共談對十餘年矣兄高蹈海濵韜養沖邃文章行業當世所共尊仰甚盛甚盛粲性貧佷下方少壯時其志所欲爲者無窮而窳懶玩愒弗自彊勉今顛毛種種百無一成雖耽恱文史未渝故習然精力巳大耗减每展卷有得亦復欣然會意不數日旋即遺忘或操弄鉛槧有所述作他時更取讀之乃如啖木酪了無適口之味田光有言驥之老也駑馬先之况本非驥乎固

知古人惜盛年之難再圖美業之蚤成良有以
也交游中如永之文升皆少粲八歲已奄忽化
爲異物粲之衰劣能久存耶去歲不幸先母棄
背方忍死勉襄大事今春已遣嫁妾侍以家務
委之兒息後此儻未即塡溝壑當卜築先壟之
旁不復與人世相聞矣近從子潛兄讀泉學箚
江二記得窺高蘊知瑰瑋之作尚多令鄙人時
復與觀焉斯所深願也左氏春秋鐫粲謫都勻
時著與舊文數首俱往求教淺易直率之言視
大方家詎可同日語寔藉以要瓊玖之報耳子
元兄行布此別楮所求尤異留意幸甚

與尹崇基太史簡

里人張醫士歸自京師獲拜手書及香帛之賜
不勝哀感頃欽子辰工部傳道兄相念至情世
務方殷非豪傑之才孰與匡拯區區衰朽昏塞
兀若橛株假令得乗一障亦無以效其尺寸矣
兄知我者何復云云聞雙江輩數君子相繼
召用甚慰然粲嘗聞龔遂之治渤海也言於朝
曰請丞相御史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
事虞詡爲朝歌亦告其郡將曰兵不厭權願寛

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今之用人者能若此庶幾諸公有展布之地不然吾懼其難爲也野人間肉食之憂大非所宜獨私於兄發此無令不相知者聞之恐重增口語耳病濕足胻痠痛枕間蝨沒作啓不次

與蕭太守國材論家禮纂要書

承批示家禮纂要已隨條改正有可商確者數處具列請教如左

一昏禮親迎原註云近則迎於其家遠則迎於中途來教云中途無儀節欲補之

右考伊川止云遠則迎於其館無中途之文朱子亦云令妻家就近設一處或出至一處就彼往迎歸行禮觀此則既有所館其儀節自當與在家同矣若女家當告祠堂則主人前期告而後以女行至館則不必再告矣如何惟醮女之禮未知當行於家或行於館請裁之

一卒哭之祔來教云考祔殷禮既練周禮卒哭孔子善殷而朱子從周從周者以類也程伊川有言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却都

無事了且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既祔則無主
在寢哭於何所張橫渠亦云喪須三年後祫祭
於廟遂奉祧主歸夾室遷主新主皆歸廟此程
張二儒皆不從卒哭而祔也文公亦嘗謂橫渠
此言似得禮意故於家禮告祔於卒哭而祔廟
於大祥蓋兩從焉雖然禮順人情因時損益若
卒哭告祔至大祥方祔廟則相去將二年而絡
繹成兩祔非人情矣不如直以大祥之明日祔
廟若爲宗子則改主遷主祔主同日行之亦因
時損益人情簡便

右考家禮卒哭而祔其末云祝奉主各還故
處註云納亡者神主匣之反于靈座楊氏復
亦曰司馬禮家禮並是既祔之後主復于寢
觀此則雖告祔而神主尤未入祠堂待三年
之喪畢而後遷正來教所謂告祔于卒哭而
祔廟於大祥蓋兩從焉者也又按禮記檀弓
註藍田呂氏曰主人未除喪主未遷於新廟
故以其主祔藏於祖廟有祭即而祭之既除
喪而後主遷於新廟愚意古者一世自爲一
廟則此禮可行今之祠堂四代之主皆在一

處則所謂有祭即而祭之者窒礙而難行矣
此朱子所以雖從卒哭之祔而必反主於寢
也來教兩祔之疑愚意亦同況卒哭之祔祝
文既云適于祖考某官躋祔某官則是巳告
祖考以當祔亡者之主矣然其主乃不入祠
堂而復反于寢祝文之意無乃虛乎此其失
又不但兩祔之非人情也竊謂有程張之説
可據則如來教大祥而遷祔之議似亦無悖
於禮但家禮大祥前期一日告遷于祠堂跂
題神主厥明行事畢祝奉神主入于祠堂所
謂厥明者即祥祭之本日也今來教欲用祥
之明日而跂主遷祔同日行之未知何據更
詳之

一家禮大祥註問子爲母大祥及禫夫已無服
其祭當如何朱子曰今禮几筵必三年而除則
小祥大祥之祭皆夫主之小祥之後夫即除服
大祥之祭夫亦須素服

今按此説是矣但謂几筵必三年而除施之
妻喪則恐未安蓋小祥之後夫既除服則几
筵亦當徹矣雖子之服未除然以父爲主故

也請裁之

一土地之祭

今按時制有里社土穀之祭所當遵行則土地之祭似爲重複雖朱子大全集有之而於古禮無據恐當删去若鄉厲之祭則是時制亦當存之俱請裁定

一呂氏鄉約禮俗相交尊幼輩行造請拜揖請召送迎之禮

右鄉約内雖已舉其大綱而儀節未備愚欲删節其禮附於四禮之後謂之居鄉雜儀或謂之相見禮如何

一六禮纂要有鄉飲禮

今按會典各里長人戸亦行鄉飲禮恐當依式增入如何

與太宰羅公論困知記書

去歲臘月間永新王主簿朝覲過蘇以公所寄教劄及困知記至伏承下問以記中所未安者此豈末學淺見所敢妄議前此亦嘗反覆潛玩覺得辭義皆平實無疵間有一二俱非大節目所繫謹逐章開具如左以效愚慮之萬一以仰

答我公之盛心狂僭之罪自知莫逭無任悚惕伏望一一詳加鐫諭以祛愚惑幸甚

凡言心者皆是已發一章

朱子中庸序中道心爲主人心聽命之語愚嘗疑人心一也若有一心爲主又有一心聽命似有兩心也近見陽明先生答徐曰仁蓋先得之矣公與劉貳守書中亦用此語何邪竊忘其狂僭欲更之云必使道心常存而人心之發每不失其正焉如此較穩不知是否

能者養以之福一章

今漢書歷律志引此語正作養以之福顔師古註之往也往就福也孔穎達左傳正義亦云往適於福也蓋古本自如此然今本養之以福猶曰養之以致福爾於義亦通但杜預註此云養威儀以致福則恐非是竊謂養是養所受之中蓋敬慎於動作威儀之間乃所以養此中耳

通書四十章義精詞確一章

通書之言固爲精確但朱子謂其皆所以發明太極之蘊則恐未必然而愚之尤不能無

疑者愛曰仁以下數語也如韓子原道言博愛之謂仁朱子譏之以爲語用而遺體今周子指愛爲仁何以異此朱子之解獨謂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斯言也其亦善於回護矣無乃未足以服韓子之心乎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此語亦可疑不然則和也之上當有闕文

天道之變盡於春夏秋冬一章

此章似乎回護邵子然邵子之說愚實疑之其書每以皇帝王伯道德功力並論是惡可並也以春夏秋冬配易書詩春秋然儀禮周禮皆經也獨無所配邪生生長長收收藏藏皇皇帝帝王王伯伯等語殆不成文理又如謂揚雄太玄見天地之心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此等語皆不純正至於元會運世之說尤大可疑信如其說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之後歷一萬餘年而人物始生以至伏羲神農未生之前凡歷三四萬年而後聖人出此三四萬年之閒無衣裳宮室無禮樂政教不知何以過日生人之類有不殄滅者乎

自書契以來至今纔三千餘年中間世道升
降變遷已　其幾乃至數萬年之久皆爲
洪荒之世有是理乎邵子之所謂數學者如
此宜二程之不願受也愚爲此言非欲詆訐
先儒直有疑於心而不敢苟從耳
或問楊龜山易有太極一章
龜山所謂中恐是指未發之中言蓋寂然不
動之中固太極之全體也若作中央之中看
則恐未當漢儒以皇極二字作大中解朱子
深非之然則太極之極獨可作中字解乎此
處恐當更著一語以補龜山未備之意如何
梁武帝問達磨一章
達磨宗杲皆禪學之高者故以造寺寫經爲
人天小果以看經念佛爲愚人其意不過欲
人學其所謂上一乘法在彼教中高處走耳
恐非所謂人心天理不可得而泯滅者也此
語似更宜斟酌
元之大儒稱許魯齋一章
魯齋仕元之非丘文莊公所論殆不可易伯
生乃當時人稱譽之言恐不足爲據近時何

侍郎粹夫以鄉里之故欲爲魯齋出脫力排文莊之論乃引孔子適楚以比之抑又過矣楚與吳越皆非眞夷狄先儒謂其上世皆有元德顯功通於周室孔子特惡其僭王故狄之耳豈無姓之胡殘滅中夏瀆亂綱常者之比哉設使孔子得用於楚必革其僭號上尊周室下安生民其施爲自有不同者夫孔子豈不欲行道救民然必先顧己之出處得正與否耳鄉若楚人簒滅周家而有天下雖盡坑一世之人盡廢儒者之道孔子必不肯爲此之故而詘身以仕之也如元朝弟收兄妻子承父妾正所謂彝倫攸斁之世又其君臣皆好殺屠戮生民若刈草菅而崇奉胡僧事極醜惡此等處魯齋何嘗正救得一分然假使眞能救正得而其出處之際已有愧於君子多矣孰若隱居不仕著書講學以明此道之爲愈乎賢如龜山晩年一出猶爲晦翁所不取况下此者耶故嘗謬謂何公之回護魯齋正如象山之作荊公祠記雖强爲分疏終是費力也

陸子餘集卷第六

昌平坂學問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